

《小说家》首届精短中篇擂台赛

日蚀



李铁叶
晓凝言
叶兆连
闫科然
刘毅立
王陈北
染村

田中禾
季宇
许谋清

《小说家》编辑部 编

日蚀

主 编：郑法清 谢大光

副主编：李子干 董令生

总策划：闻树国

序

郑法清

提起笔来，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还真有几分感慨。《小说家》创刊，恍如昨日，仔细一想却已历过了十二度春秋。《小说家》举办“精短中篇擂台赛”，邀请南北高手，同台比武，其喝采之声音犹在耳，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四年。难怪古人有言：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

人生一世，当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列行一域，亦应为艺术的一域留下几株常绿的花木。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追求，《小说家》编辑部的同仁们才萌生搭设擂台之想。原其用心，并无它意，不过是创造一点活跃的气氛，给读者和评论家们提供一个对作家们说长道短、加油鼓劲的机会。如果还有其它的设想，那就是希冀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在观赏品评擂台比武之余，抖擞精神，鼓足勇气，冲上台去，试他个三拳两脚。弄好了，还会在“武林”之外，发现几个新手。这岂不是一件快事！

擂台赛，紧锣密鼓搞了一年。实际上既未挥拳，也未踢脚。不过是几支笔在那里较劲。且较来较去，谁也没有较过谁。热闹一场而已！

比赛既然难分胜负，奖品也就无须设定。最后是编辑部将打得

难解难分的“武林高手”们请到长江三峡和张家界的深山老林之中，叙谈一番了事。

这次擂台赛应当说是大有成效。虽然没有分出高低胜负，然而那擂台上的一招一式，至今仍然被当时观擂的人们所品评玩味。

四年之后的今天，编辑部的同仁们仍然沉浸在那场比武的喜悦之中。大家在谈笑议论中猛然顿悟：当时的少年如今已成青年，他们由于客观原因未得一睹当年擂台比武的盛况。倘使他们亲临现场，想必也会加入喝采的人群，拍手称快的。我们何不将当年比武的作品编辑成书，献给当今的青年读者，使他们也一睹为快呢？

主意一定，立即动手，于是查刊，于是复印，于是校订，于是编排。这就有了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四本书。

为了使青年读者了解当年擂台比武的实况，此次成书，各家作品均未增删，裁判论坛全留原貌，即使点将台三言两语的呐喊之声也都体现着当时的神态。只是为了使四本书字数大体均衡，在“比武”的场次上略有调整。

事情是兴冲冲地做完了。做得怎么样，读者看后以为如何，日前自然不得而知。不过大略一想，当初青年们喜欢的，今天的青年也还会喜欢的吧？当然，也不能排除其它的可能。世界上的事情，有时是会出现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并不一致的情况的。意欲向东，反而达西，意欲向北，反而至南。然而办一件事情，总不能在有了结果的时候才动手去办，不办又怎能出现结果？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推断，去做我们以为可能受到读者欢迎的事情。至于最终的评价，那就是读者和专家们的事情了。是为序。

文学期刊的大举措

闻树国

倘若以人生的旅程来譬喻的话，刚刚才过七周岁的《小说家》，还是个走出幼儿园又上小学堂世事未谙的稚儿学子。过去的七年，我们几番含辛茹苦，蒙作家的热情支持，读者的真诚厚爱，使《小说家》渐由蹒跚学步，咿呀学语进而脱去奶气，成为一个讨人喜爱的学童。成功的喜悦给我们带来了进取的激励和信心。回顾以往，我们所发表的二百余部中篇、五十余部短篇和十余部长篇与十余部译作，或讴歌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或展示心路历程，探索艺术道路；或抒写世态风情，塑造典型形象，得作家之口碑，获读者之褒扬，并为文坛所瞩目。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曾分获全国或省级与各选家的小说奖，引起广泛的影响，受到舆论界的好评。1985年的同题小说《临街的窗》，既引来了作家的关注，也招来了读者的好评，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积七年办刊的经验，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期刊的艺术是编辑的艺术，它体现着编辑者的精神气质和艺术追求，并以它的尚美精神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增强人的生活信念。《小说家》自1983年5月创刊以来，孜孜以求的是艺术的办刊风格，积极地再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一向遵循期刊常办常新的艺术

原则，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独特风格；古朴尚知出新，如苍天无改却“日新月异”；典雅而不失朴拙，如大家闺秀高贵且不乏大方；求新而不猎奇，如深谷幽兰移至人庐能使雅室生香。《小说家》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同时也不排斥各种风格流派，并根据读者的需求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改进栏目，以适应读者的审美意趣。“小说家之页”和“中篇新人新作”两个栏目，为不同兴趣、爱好的作家和读者所欢迎并予交口赞誉。前者为那些创作势头正旺并已取得一定成绩的青年文学新秀开辟了新的疆场以快马驰骋，向读者从生活到创作甚至性情爱好等全面地介绍他们，以期沟通他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小说家》成为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桥梁；后者则为那些新登文途初习小说的莘莘学子铺路搭桥以跻身文坛，为社会主义文学扶植新人。而于“翻译小说”一栏，近来我们尤其注重介绍一些在世界文坛引起广泛影响，或曾获世界重要文学奖，或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并认识外国小说之走向，为作家提供借鉴和欣赏的机会；不盲目追求摹仿亦不全面排斥，提倡借鉴反对照搬。《小说家》能汇百川归于海，能熔百家于一炉，正如它的主办单位“百花文艺出版社”是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一样，在《小说家》这块园田里，也将色彩纷呈，百花齐放并惹来莺歌燕舞。

总之，在作家、读者的关怀和支持下，七年来《小说家》已以自己的风格特色独立于全国期刊之林，为同仁、作家、读者所称道。尤其是装帧设计的独特的个性气质，朴实无华，庄重大方，却又不失艺术特点，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秀外惠中的编辑方针和艺术追求。一种期刊的装帧设计诚如人的外在气质，反映、表现并包容着它的全部艺术内涵，我们也正是在这方面花了气力下了工夫的。封二的前期作者照片、封三的小说家近影和封四的作家书画，已成为《小说家》的独特风格并为人们所熟悉和钟爱与青睐。

当然,《小说家》七岁学步,与兄弟刊物相比,无论是内容编排还是形式结构,抑或是艺术追求,都还嫌年幼稚嫩,我们的经验与水平也极其有限,正如蹒跚学步的稚儿,未免趑趄闪失甚至俯仰于地,但我们有信心会学成兄弟刊物走路的样子,并且学会走自己的路。

基于这种艺术追求,我们从1991年第一期开始,举办了《小说家》“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旨在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高《小说家》的艺术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以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顾名思义,“精短中篇擂台赛”力倡篇幅短小的中篇小说,扬清新纯净的文风,为此而集大江南北诸路名家击鼓打擂,以拔优秀。可以放歌时代,亦可以抒写人生;可以大江东去,亦可以小桥流水;可以涌泉可以泻瀑。既可挟来西北之风,又可轻奏江南丝竹;可以写意可以写实,手法纷呈,竞相媲美,博采众家之所长,不拘一格;和读者同呼吸,与时代共脉搏,邀作家相携手,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小说家》愿献一份绵薄之力。

虽名曰“擂台赛”却并无争霸文坛之意,亦无哗众取宠取悦于人之疑,更无擂台比武手下无情打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之心,实为活跃文坛并为文学生活创造一点轻松气氛,增添一些幽默色彩。文学原本是娱人的,它寓教于乐,使人们在受教育的同时,得到美感享受。况且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在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小说创作同样也是一种劳动,是作家的劳动,那么,我们请作家也来一场“劳动竞赛”,在互相激励使出“绝招”、“绝活”,写出好作品的同时,无疑既可愉悦读者,且有益于社会。

“擂台赛”为对垒赛。消息一经传开,北京、上海、江苏、河南、山西、湖北等地的作家,即纷纷表示了极大的热忱,并寄予厚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或来信,或致电,或赐稿响应,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

鼓舞，增强了办好“擂台赛”的信心。有些作家还为我们修正完善竞赛的方式方法，比如上海的陈村先生，就建议我们以作家来稿的时间顺序来编排“擂台赛”的作品目录，我们以为此意颇合“擂台赛”的竞赛意义，就采纳了。作家的鼓励给我们带来了活力。

“擂台赛”规定：凡参加“擂台赛”的作品，要求字数在三万字以内，最长不得超过三万五千字；参赛作家要求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整个赛事分别设立“中篇擂台”、“作家点将台”、“擂台新秀”、“裁判论坛”等若干个栏目。

中篇擂台 “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的主干栏目。参赛者为当今比较活跃并为文坛公认为有创作实力并有代表作品的青年作家。具备此条件的作家，各省市自由组合，每队最低不得少于四人。参赛形式为每期每队出一人，省市之间单个打擂；如保证不了每期一人的队，可视为轮空，但至少保证参加一年中的四轮。

作家点将台 凡参加“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的作家，在其小说发表的同时，如有兴趣并具备条件，可在全国范围内（不包括那些参赛省市的作家）选择对手，写下战书击鼓打擂。被点将者均为目前比较活跃且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以确保旗鼓相当；被点将者应具备与参赛者同样的条件素质。我们将点将者的挑战书与被点将者的应战书同期发表，以期得到读者界广泛的关注。而应战者的参赛作品，将在下一期或适当的时间发表。

擂台新秀 我们知道，在全国各地还散布着许多有创作潜力的文学新人，但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或一时没有机遇尚没有崭露头角，他们仍在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着，却不为世人知晓；另有一些已见锋芒初露端倪并已引起文坛和读者关注的青年作家，亟待一场春雨以吐新绿，此栏目正是为推出这些文学新人，以自己的力作佳作参加打擂而鸣锣开道创造良好的条件与机会。我们期盼着有胆有识有勇气有实力的文学新人踊跃参加打擂。

裁判论坛 此为评论家论坛。方法是本期的评论文章评述的是上一期的“擂台赛”作品。如第一期我们按作家的来稿时间顺序发表了四部“擂台赛”的小说，那么将约请四位评论家每位撰写一篇四、五千字的评论文章，于第二期上发表，亦就是几部作品，几篇评论文章。每篇文章综合评论四篇小说，并以评论者自己的审美观点排出各自的目录次序，也就是几部作品几篇评论就产出几种目录次序，以改变我们《小说家》依来稿时间而排出的目录次序；而“裁判”的文章，则按作者的姓氏笔划编排目录次序。

读者点将与看台回响 这是为热心《小说家》的读者而设立的两个栏目。凡订阅《小说家》1991年全年期刊的读者，均有参与赛事的资格，可以点作家的将，亦可以评论参赛作品（看台回响），我们将择优发表。请读者将订阅的收据径寄本刊编辑部，并附以姓名、职业、通讯地址等应该说明的事项。来信请于信封注明“订阅收据”字样。收到收据后，我们将给予参与赛事的资格注册并予回函答复。

所有参赛作品和评论文章，将付丰厚报酬，以谢诸君的支持。

《小说家》“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我们初步计划先搞一年，以期出现更多更好的中篇小说，活跃文坛繁荣创作。

“精短中篇擂台赛”是文学竞赛，也是一种劳动竞赛，更是20世纪末文学期刊的一项大举措，请作家、读者和编辑同仁们给予支持，我们将不胜感激。

目 录

序..... 郑法清(1)

文学期刊的大举措..... 闻树国(1)

中 篇 播 台(H)

相会在 K 市..... 李 晓(1)

埋人..... 铁 凝(31)

挽歌..... 叶兆言(84)

玉姣玉姣..... 阎连科(128)

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 刘毅然(176)

净土..... 王 立(220)

裁 判 论 坛

平稳的河流..... 吴 方(266)

沉稳从容的叙事态度..... 张奥列(273)

文学中的调侃与文学中的小人物..... 绿 雪(281)

点将台

- 叶兆言点将北村..... (288)
马原——小说家..... (289)
一种遗憾..... 闻树国 (290)

中篇擂台(I)

- 无处告别..... 陈 染 (291)
孔成的生活..... 北 村 (344)
天界..... 田中禾 (393)
当铺..... 季 宇 (436)
日蚀..... 许谋清 (484)

裁判论坛

- 说长道短..... 赵 园 (527)
也算裁判..... 赵 玫 (533)
匆忙地走着自己..... 郭小东 (541)
各吹各的号 各唱各的调..... 黄国柱 (550)
一种小说..... 闻树国 (560)
跋..... 谢大光 (562)

相会在K市

李 晓

在世的华光校友或许还隐约记得 1937 年 4 月 3 日在校园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是他们母校创建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庆祝活动从清早持续到深夜,有茶会、建校人铜像揭幕仪式、纪念演讲、酒会、舞会和学生业余剧社演出的话剧《无事生非》。那确实是华光校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字西林报》报道说其隆重在上海可算是自杜氏祠堂落成后首屈一指。谁曾料到,短短数月之后,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竟毁于日本军队的炮火之下。因此想起当时的盛况,至今还令人黯然神伤。

关于庆典活动,学校事后精心印制的校庆纪念册里都有详细记载。那本纪念册封面是羊皮的。扉页上有教育部长的亲笔题辞“中华之光”,末页是一版花絮,登着大礼堂内堆着多少花篮,茶会上又消耗多少家政系女生自制的蛋糕等等。然而那件理应归入该版的事却未见报道。

事情发生在学生演讲会上。演讲会在校园内的大草坪上举行。那天的气温是摄氏 17 度,阳光明媚,暖风熏人,正所谓江南草

长时节。华光的学生三五成群坐在如茵绿草中，显然带着郊游的心绪，很少有谁在认真听演讲的内容。约于下午四时，演讲会已接近尾声，有个青年学生走上了临时搭就的讲台。他身穿长衫，围着围巾，长衫已洗得褪色，下摆处还打有补钉。他这身穿戴，与天气及整个校园内的气氛极不协调。

该学生在讲台上站立了一会，默不作声。他从脖子上摘下围巾，用双手举到额前，蒙上眼睛，再把围巾两端绕到脑后打了个结。他做得从容不迫，一丝不苟，就像是在完成某种庄严的仪式。

随后他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后来在油印的学生刊物上发表过，有一个颇为古怪的标题：《知了》。“我爱你故我恨你，我宁愿永远闭着眼睛。如果你让我打开心扉，我看到的却是原罪。”

他的朗诵使沉闷的演讲会出现了一次高潮，喝倒彩的声音响彻云霄。在草坪一角，有位被许多男士围绕着的英语系女学生问她的同伴：“这人不是你们哲学系的吗？他叫什么？”

“噢，那个乡巴佬，”她的同学不屑地撇了撇嘴，“姓刘名东。”

我最初听到刘东这个名字，是在小丽家里，一次类似于文学沙龙的聚会上。那时办沙龙在社会上还属于时髦风尚，很吸引了一些大学文科学生。至于小丽为什么如此热衷此道，我到现在还弄不明白。她读过很多书，至少不比我少，待人接物也算老练，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老于世故。然而她居然也像一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那样，甘心情愿地提供水果和咖啡，把那帮自以为是的家伙请进家中，让他们坐在沙发上大发宏论，把屋里搞得乌烟瘴气。满地狼藉。因此我只能认为她有收拾屋子打扫卫生的瘾。不过话说回来，小丽煮咖啡的手艺也还真有一套，兴许得到过她母亲的家传。我之所以成为沙龙的一员，开始就是冲着那香味去的。

那天的沙龙很热闹，原因是我有个朋友刚发表了一首关于洪

荒时代的爱情长诗，一时里成了诗歌界评论的焦点。小丽和她的客人们像是逮着了什么似的，死死追问他为什么去写洪荒时代，又是从哪儿弄来的灵感。

记得那位仁兄回答说：“诗只是诗人才华的宣泄，就像尿憋急了就要小便一样，诗不需要任何理由。”

恐怕那晚没表现出异常兴奋或者异常敌意的也就只有一个人，我。整个聚会中我始终独自向隅，默默地抽着烟。我想这大概就是那老人找上我说话的原故。

“很久没见到这么热烈的场面了，”他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却又像是和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那样聊起天来。“这使我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

“你也写诗？”他接着问我。

我看了这老头一眼，点了点头。我奇怪他是怎么来的，很明显他不属于沙龙。

“那么你知不知道刘东？”

“你说哪个？”

“我想你不会知道的，”他有些失望地说，“他是个被人遗忘的诗人。”

我说我独自向隅，并非是指我性情孤傲，或者同行相轻，实际上我正处于焦头烂额之际。我创作进入了冰河期，曾经运用自如的灵感全不知哪儿去了，每天我坐在书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笔底却漏不出哪怕一行诗句。更糟的是，与我相交多年的女友也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弃我而去，跟上了一个大腹便便的国画家。那会儿我真是心灰意冷，眼望出去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开始怀疑诗对人生是否真有意义。

也许就为了这个，我记住了这位被遗忘的诗人的名字。

事后我才知道跟我聊天的那老头是小丽的父亲。这怨不了我。说起来，我和小丽当时也算不上深交，而且以往在她家办沙龙时，小丽不是把她父母赶出去看电影，就是把他们关在厨房里。那天天知道她父亲怎么会大模大样地露了面，也许是小丽忘了锁上厨房的门。

那天夜里，也可能是一两天后的某个夜里，我终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向人倾吐的愿望。我给小丽去了个很长的电话。我想她听完至少应该回报几句同情或鼓励，谁知她却说：“行行好了老兄，别和我来这一套。”

“什么意思？”我问。

“我知道你们这号人追女孩子总是先要讲自己生活如何如何不幸，感情如何如何苦闷，他们说这叫两部曲，第一痛诉苦难家史，第二直奔革命主题。你真玩不出新花样了吗？”

“简直是胡扯，谁告诉你的？”

“那你干吗不向我爸爸痛诉去，你们俩好像挺谈得来嘛。”

我挂上电话，走到书橱前，抽出一本中国现代诗歌辞典，翻到了刘字部首。那本辞典很厚，我掂量足有四斤多重，可关于刘东就短短几行。

“刘东，男，江苏人（一说安徽人），生年不详。三十年代就读于上海华光大学，诗作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1942年去苏南某地参加抗日武装，同年被日寇杀害。主要作品有《野火》，《冲锋的号角》，《相会在K市》。”

二

两个月后，上海一家大报发表了我那篇报告文学，题目就叫《相会在K市》。报社把它排在显要位置，还特意写了按语推荐。编者按中说：“这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它逼真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位青

年诗人生命中闪光的瞬间。”这句话多少使我有些惭愧。我不是说我的文章纯属编造，完全不是那意思。为了写它，我多次与小丽的父母交谈，真能说把他们家的门槛踏破了，并经他们介绍，访问了刘东当年加入的那支抗日武装的领导者老周，此外我还认真查阅过大量背景资料，以及我能找到的刘东的所有诗作。但是，像大多数报告文学作者那样，在材料不称手的时候，我也适当运用了我的思维能力。

小丽是我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看过后很坦率地说了她的意见，和我预料一样，评价不高。不过她总算还承认文中有几个片段给她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追问哪几个片段。“比如刘东蒙住眼睛朗诵自己诗作的那段，”她说。

确实有人曾蒙住自己双眼朗诵诗歌，那就是我那位新近走红的朋友。他试过百十来种史无前例的表现形式，蒙眼睛在其中只能算是小露锋芒。有一回他还戴上大口罩在台上伫立了8分钟，没发出半点声响，随后让我替他宣布，刚才各位听到的那首诗题目叫《心声》。

遗憾的是，他怎么也没能说动诗刊的编辑将《心声》发表。

算起来刘东和我们相差整整一代，他大概没那么干过。蒙眼睛的细节是我移花接木，增补给他的。

校庆那天在演讲会上的表演可以说是刘东一生中的转折点。在那以前，他只是哲学系里一个不起眼的学生，他一年四季穿着件旧长衫，到冬天则在腰间扎上一根草绳，让严寒在他脸上留下个冻得通红的鼻子，也许这是他唯一能使人联想起诗的地方。他那种邋邋遢遢让华光大学里最开明的教授都直摇脑袋，而一般家境较富裕的同学干脆就把他叫作乡巴佬。对此他倒受之坦然，似乎还很得意。不过要是真有谁得罪了他，他也会骂人，那种语言之粗鲁绝不

是每个乡巴佬都说得出口的。

可自那以后，刘东的同学开始对他另眼相待。他会写诗？原来他是个诗人！那么他的一切与众不同的举止都可以理解。促成这个转折的，说起来不是刘东的作品，而是英语系的那位小姐。那一天当她走到哲学系男生宿舍门口，刘东还在屋里遭受室友们的围攻。他们说瞎子摸象，存心煞学校的风景。刘东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他躲在自己的帐子里，对别人的冷嘲热讽听而不闻。

这时门敲响了。

刘东的一个同学打开门。他愣了下，几乎有点结巴地说：“是什么风把英语系的系花吹到我们这儿来啦！请进，快请进。”

系花走进屋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薄呢大衣，围着白纱巾，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她把报纸搁在桌上，后来出门时忘了带走。哲学系的男生们发现，那报纸上用红笔划出的，都是署名刘东的诗作。

开门的人正要给系花泡茶，被她拦住了。“你别忙了，”她说，“我是来找刘东的。”

刘东从帐子里钻出脑袋，口气生硬地问：“你找我？干什么？”

“想谈谈你的诗，我很喜欢你写的诗。”英语系的小姐说。她看了看边上那些张大眼睛竖起耳朵的男学生，又说：“要是你有空，我们出去走走好吗？免得打扰了别人。”

刘东紧皱眉头，想了一下，最后他站起来，披上他的长衫。他们去了华光校园外的一条僻静小路，走了几个小时，一直走到日薄西山。那条小路两旁栽满桃树，路名很美，叫桃花溪。刘东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足尖踩着花瓣，肩头也染上点点猩红。”我不清楚他写的是这次还是以后。那次散步的情景，四月初似乎还没到落花的时节。

桃花溪在抗战中也遭到日本人的大炮轰击，几经沧桑，如今已